

我家堂號的由來與歷史*

李文良**

堂號常被視為家族的起源地，是血統上作為漢人的重要象徵。李姓的堂號應該是「隴西」，大概已成為臺灣社會的常識，人人都能朗朗上口。因為「隴西李氏」是涉及唐朝皇室、頗具歷史爭議與知名度的家族郡望。但本文無意談中國的中古歷史，只想簡單講一講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情況。



圖1 作者老家2樓的「隴西」堂號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攝

* 本文原始出處為：李文良，〈我家堂號的由來與歷史—「庄腳歷史學」系列（一）〉，歷史學柑仔店，<http://kam-a-tiam.typepad.com/blog/2015/03/%E6%88%91%E5%AE%B6%E5%A0%82%E8%99%9F%E7%9A%84%E7%94%B1%E4%BE%86%E8%88%87%E6%AD%B7%E5%8F%B2.html>，2015/5/10。經本刊徵得歷史學柑仔店網站編輯及李文良教授同意轉載刊登，特此致謝。

*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

我的老家在南部屏東的鄉下，二樓公廳大門正上方的兩塊玻璃上，確實就印著「隴西」。不過，這兩個字來到我家其實沒有很早，1981年我唸小學六年級時，新建了這座房子才出現。之前住了十幾年的舊家，是竹管土牆的瓦厝，其實沒有隴西的字樣。

這種兩層樓的建築型式，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「販厝」。是196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後，建商大量蓋來在市場販售的屋宇，特色是外觀呈現口字長條型，普遍使用鋼筋混凝土、磁磚以及西式衛浴設備。鄉村很快就學起了這套風潮，依樣畫葫蘆地翻修了他們的舊瓦房。我老家所在的那個村子也不例外，絕大部分都是這種房子，也都在類似地方安置有依據姓氏而異的堂號。

我相信，在新房子上安置隴西兩字，應該不是我們家自己內部決定。因為我父親從沒上學唸過書，大字認不得幾個。西字也許還好，但隴字肯定就太困難。我爺爺雖然識字，但他接受的是日本教育，只懂得日文。如果有選擇，他也許喜歡刻上東京、江戶，或是富士山。在那個時代，小孩跟媽媽，根本沒什麼發言權。

我在猜，當時其實就是蓋房子的工頭，就直接幫我們做了決定。因為他幫別人蓋房子的時候，也都有這些字樣。不過，想想也還好，他至少還知道我們家姓李，所以選了隴西而不是武陵（吳）、滎陽（蔡）、潁川（陳）等等。我看我們那個村子，所有的堂號跟姓氏都對應得很好，沒有意外。假使50年後有學者到我們村裡做研究，發現所有姓氏都只各自對應一個堂號，他可能會以為這些人原來就是同宗。不過，看起來其實只是市場經濟、規格化量產的結果。因為你要選得跟別不一樣，就要特別訂做，價格肯定比較高。更重要的是，當時鄉村主導改建的屋主之識字率不高。大家在意的是上面一定要有字，而不是那個字究竟寫的是什麼。我們也可以瞭解，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，肯定也曾不斷有類似的經過，讓堂號、族群、認同，甚至是「歷史」，越來越均質化。就像一種過濾兼模塑的機制，在濾掉了某些雜質的同時，也把留下來的弄成同一個樣。

其實我應該講得更精確些。我老家現在公廳上的隴西，其實是我寫的。記得大概是1991年冬天，我剛來臺大念研究所不久，住在研一舍。我弟弟突然從屏東打電話給我，說公廳「隴西」那兩個字，因為日曬雨淋而部分剝落、字跡顯得模糊，老爸覺得不是很好。他們意思不是這兩個字很重要，而是住家神聖空間上的文字若是殘破不堪，恐怕有礙於家庭的平安與發展。弟弟跟我說，他有去問過，如果要請人重寫，

要花一千元。他大概覺得我能夠念到臺大研究所，書法應該很好，所以特地要我幫忙。其實我寫的毛筆字，根本就上不了檯面。所以我只好幫他想一個替代方案。我先請弟弟量了玻璃框的尺寸，然後用電腦打上隴西兩字，選用楷體並放大，用印表機印出來。然後再用影印機將其放大到所需的尺寸，貼在圖畫紙上，以美工刀雕空字體。弟弟收到我寄回家的字樣後，才買了一罐紅色噴漆，將兩個字印上去。結果，全部只花了60元，所有人都非常滿意。這兩個電腦選的字，就一直持續到現在。這段歷史過程也告訴我們，即使當初隴西這兩個字意外來到我家，沒有人真正理解這兩個字的意義，但大家還是可能持續維護它。



圖2 作者老家全景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攝

鄉村家庭刻寫堂號的地方，還有作為死後長期住所的墓園。儘管格局意義與生前的住屋絕然不同，但墓園的正中央同樣是神聖位置，為安置墓碑之所，刻著家庭成員的姓名以及堂號。1985年我阿公去世之後，葬在村外的公墓。墓碑上決定要刻上甚麼文字，想來同樣也不會是由我的父親來決定。他大概只向墓園承包商，提供了死者以及親屬姓名。然後刻墓碑的師傅，就自己依據他們常見的格式或參考書(一種他們以為的「正統」)，幫我們決定了其餘的文字和版面，當然也包括「隴西」的堂號。那時候主導家庭財政、負責營造墓園的父母，當然不會有什麼意見。因為他們大概只識得自己與小孩的姓名。

我們家現在每年清明掃墓，還持續維護的就只有我阿公和阿嬤的兩座墓。我阿嬤早在1966年就過世。那時候家裡很窮，買不起石造的墓碑，只好用磚塊堆砌，表面抹上一層水泥，趁其未乾之時用鐵釘直接在墓碑上刻下了字。阿嬤的墓碑，跟改建前舊家的竹管厝一樣，都沒有刻著「隴西」的堂號。原因不那麼清楚，但我猜有可能那時候，「堂號」的社會滲透還沒有那麼深。市街專門店販售的高價位石材墓碑，雖然可能已經在附贈堂號，但鄉村工人營造的墓園與住家，還不會這套話語。委託建造的主人，也不懂得要求這類贈品。整體看來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家其實是從我爺爺的時候，才意外開始成為「隴西李氏」的。不過，決定我家堂號的，從來都不是我們自己。而且，與其說是負責營建的工頭，倒不如說是他們的營建經驗、參考範本，甚至是市場經濟以及戰後國家的政治處境與意識型態。

大家肯定都誤會了，以為真的「歷史」應該是不會改變的。其實正好相反，「歷史」一直都是隨著時代而不斷變化。在住家公廳門上安置堂號，在最近十年的鄉村已經不太流行。可能有人會以為，這跟南臺灣是綠營的大票倉，是近年來臺灣民主化、主體意識抬頭的結果。其實沒有那麼嚴重。主要的原因，應該還是市場因素，蓋成「販厝」樣式的房子已經變得落伍，建材供應商沒有市場也就不再生產。所以即使南臺灣一年四季如夏，他們卻寧願花錢蓋個壁爐或煙囪，讓房子看起來像是歐洲的鄉村別墅。而且，就像前面所說，以前的住家雖然都有堂號，但大家其實都不太在意其具體意義究竟為何。雖然如此，墓碑上的變化顯然比活人居住的房屋慢得很多。直到晚近，新建立的墓碑大致上還是會刻上堂號。我們很簡單就可以瞭解，這個差異的背後涉及了產業性質的不同。

我在這裡講這一件事，並不是要說，文獻紀錄都是假的，我們不能據此做研究。重點應該是，我們要問對問題。包括我家在內的臺灣鄉村在1960年至80年代，普遍出現帶有標為傳統中國郡望的堂號，其實不是在說，這裡的人在歷史起源上究竟是否為漢人的古代歷史問題，而是反映了非常晚近的戰後臺灣之國家意識型態問題。我們顯然應該問：國家在戰後面臨怎樣的問題，以致於他推行了漢人的意識型態象徵，並且經由怎樣的過程滲透鄉村社會。地表景觀的背後顯然是國家政治、意識形態，甚至是商業經營策略，應該可以寫成一本有趣的書。